



詩

國風  
邶

二之二

二之三

服部文庫  
117  
166  
4



117  
166  
4

詩  
卷  
第  
二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註

毛詩國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

孝子自責之意。凱，開。爾，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在反。爾，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孝子能自盡其

毛詩

卷第二

及古

物 猶一作喻 棘

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

傳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

養棘難長養者

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

七子也

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棘心天天母氏



三言

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  
自責之志也此舉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  
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  
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  
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  
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  
也定本而成其志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  
亨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  
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  
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  
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  
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劬勞

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

傳

云天天以喻七子

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天於驕反劬其

勞凱風至劬

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  
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  
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  
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  
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南風至長養正義曰  
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  
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  
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凱風自南吹  
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彼棘薪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傳聖

叡也

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悅歲  
反下同知音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凱風樂夏  
智本亦作智凱風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  
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  
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  
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  
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棘薪其  
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  
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  
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聖  
叡。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  
得為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為叡  
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  
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  
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  
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  
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云

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

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浚子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傳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  
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  
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  
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  
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  
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  
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  
與上不同也。浚衛邑。正義曰于旄云在浚之  
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爰曰至不能如。  
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

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也** 覲 皖 黃 鳥 載 好 其 音 **傳** 覲 皖 好 貌 **傳** 云 覲 皖 以 興 顏色說也 好其音者 興其辭令順也 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反** 說音悅 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傳** 慰 安也 **傳** 覲 皖 至 母 心 正 義 曰 言 黃 鳥 有 覲 皖 之 容 順 其 辭 令 也 今 有 子 七 人 皆 莫 能 慰 母 之 心 使 有 去 嫁 之 志 言 母 之 欲 嫁 由 顏 色 不 悅 辭 令 不 順 故 也 自 責 言 黃 鳥 之 不 如 也 **傳** 覲 皖 至 令 順 正 義 曰 興 必 以 類 覲 皖 是 好 貌 故 興 顏 色 也 音 聲 猶 言 語 故 興 辭 令 也 論 語 曰 色 難 注 云 和 顏 悅 色 是 為 難 也 又 內 則 云 及 母 之 所 下 氣 怡 聲 是 孝 子 當 和 顏 色 順 辭 令 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傳** 淫亂者荒放

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

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傳** 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 **傳** 雄雉

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 **傳** 四章

章四句至是詩 **傳** 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

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

女怨之辭 **傳** 淫亂至君子 **傳** 正義曰淫謂色欲 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 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 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

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  
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  
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  
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  
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  
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  
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  
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  
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  
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  
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  
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墻有茨云公子  
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懼之母與其豎淫良夫通  
皆上淫也蘇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太子  
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  
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  
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  
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

翼一作羽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

泄泄然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

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  
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  
葉譏雉鳴示其牡夫人謂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  
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  
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  
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  
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  
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  
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  
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  
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  
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  
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  
君子於外非禮故拜刺婦人也

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

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傳**

詒遺伊維阻難也

**箋**

云懷

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

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貽本亦

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且反下

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

至伊阻○正義曰毛言維維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

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

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

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

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

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

君伊訓為維毛為詒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

也○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

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

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為

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

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

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

**傳**云下

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上時掌反

**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

**傳**展誠也

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

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

之事

**傳**

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

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

詒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

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

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

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

三言

我視

我

女

衆有

疾一作嫉

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云：日月之行，迭

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

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云

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

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

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

何時可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云爾，女也。女

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

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不伎不求，何

用不滅。伎，害滅善也。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

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

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伎之歧反。字書云：很，百

至不滅。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

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

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

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

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

謂夷姜。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爲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

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

**傳**

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

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

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深則厲淺則揭

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

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

濟也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

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配耦

○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

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

揭褰衣並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

下揭褰衣長張丈反為之于偽及求妃音配本亦作配

同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

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

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

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

不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

乎○鄭以為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

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

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

之相配而反犯禮而蒸於夷姜乎。○鮑謂至可食  
 ○正義曰陸機云鮑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  
 故詩曰幡幡鮑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  
 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鮑一也故云謂  
 一與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  
 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曰豹之業及鮑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  
 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  
 而已佩鮑可以渡水也彼云取鮑供濟與此傳不同  
 者賦詩斷章也。○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  
 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  
 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  
 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  
 褰裳也衣涉濡褻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  
 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  
 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山膝以下為揭者畧  
 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

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  
 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  
 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  
 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  
 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  
 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  
 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  
 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  
 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  
 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  
 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  
 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  
 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  
 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  
 涉同也。○鮑葉至間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  
 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  
 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  
 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  
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  
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雖鳴雁旭日始日  
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  
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  
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  
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  
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  
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  
下箋云歸妻謂請期未未散正月月中以前也二月可  
以為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月中當請期故云迨  
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  
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  
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  
之不必娶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  
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  
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遭**時至自濟○正義  
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

難無

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  
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厚  
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而宜  
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  
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  
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如耦○正義曰  
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  
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  
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禮之  
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  
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  
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如耦  
**有瀾濟盈有鶯雉鳴****傳**瀾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  
所難也鶯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  
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瀾爾反。鷺以水反。沈雉皎

反。雌雉聲。或一音戶。子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沃音逸。行下孟反。濟盈不

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

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朱反。軌

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按說文。云軌

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軛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

犯。車轄頭。所謂軛也。相亂。故具論。有瀾至其牡。○

之牡。茂后反。軛竹弱反。車轄也。正義曰。言有瀾

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

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

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然

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

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

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

軌。今言不濡軌。是夫人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

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白。

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

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

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瀾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雌。故

知鷺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雌

人以辭解。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

也。致使公不願禮義之難。自下句言其事故。傳反

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

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泆之志。雌雉之鳴。似

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

毛詩疏 卷二十一

及古周

連言之。有瀕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徐犯禮深。由軻至牝。正義曰：說文云：軻，車轍也。軻，車軻前也。然則軻前謂之軻也。非軻也。但軻聲九。軻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軻。范乃飲。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軻。祭軻，乃飲。軻與軻於車同。謂軻頭也。軻與范聲同。謂軻前也。軻人云：軻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軻謂軻前也。書或作軻。玄謂軻是軻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軻之所謂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軻。祭軻，乃飲。註云：古書軻為軻。軻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軻當作軻。軻謂兩軻也。然則諸言軻前，皆謂軻也。小戎傳曰：陰揜軻也。箋揜，軻在軻前。垂軻，上文亦作軻。非軻也。軻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註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軻，輪小穿也。軻，車軸端也。考功記註：鄭司農云：軻，軻也。又云：軻，小穿也。玄謂軻，轍末也。然則軻，木軸端。其在一處，而有軻，軻二名，亦非軻也。少儀

雁

註云：軌與軻於車同。謂軻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軻，軻當大馭之軻，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軻字誤，當為軻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麀，牝麀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孤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雄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雝雝鳴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

毛詩疏

卷之二十二

反古

待

詔

好字林呼老反，昕許中反，請音。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情又七井反，下同。迨魚敬反。  
**傳** 迨及泮散也。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  
 冰未散，正月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音半反。  
 雖離至未泮。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離雖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以前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  
**傳** 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雁聲，舜典云：二時。正義曰：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舜典云：二生。註云：納羔雁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此雁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

日

記註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  
**傳** 雁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本雁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傳** 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猶

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水必二月乃散故漆有箋云仲春之時水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招舟子人涉叩否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叩我也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叩五郎反我也木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人涉叩否叩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我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

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不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禮而與公淫乎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為

昏禮谷古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昏禮木反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詩

古本昏作婚經註同

禮下一有者也二字

於新昏之事  
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

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

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

心也云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黽勉本亦作勉莫尹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

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菘

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

須一作須

莖

以以

并

嵩

字

政

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采容反

作豐乎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按

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蒿菲如鬼反

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葹菜郭以菲芴為土瓜

解葹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萬

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菘音福本又作菘

音富爾雅菘菘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

俱正反德音莫違及爾同爰云莫無及與也夫婦

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爰顏色斯須

之有習習至同爰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

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

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

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

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



濕

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或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葑須菲芴**。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莢孫炎曰：須一名葑，莢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莢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蕘，蕘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蕘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蕘菁也。蔓菁也。葑莢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蕘類也。釋草又云：菲，芴菜。郭璞曰：菲，草生下。地似蕘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蕘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蕘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芴與蕘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

遣猶

裁一作纒

某氏註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蕘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蕘而非蕘，故云蕘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蕘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蕘類謂菲也。○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

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

本門內。裁至，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菜也。云：茶

菜也 補

烟一作烟

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茶音徒。薺音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宴本又作燕。徐行，道至如弟。○毛以為婦人既於顯反，又烟見反。○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卽別。况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茶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卽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猶得新婚故。又言安愛汝之新婚，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涇以渭濁，湜湜其泚。○涇，涇水。以有渭，故見

故見渭濁，渭作其一，本作見其清濁。

渭相入，而清濁異。○云小渚曰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婚，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白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屑，潔也。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屑素節反。復扶富反。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云母者，喻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笱，音步。

三十一  
二十七  
反古

并一作並

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音悅。閼。淫以至我後。正

子言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淫水以有渭水清。故見  
雖濁。未有彰見。由淫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駿已。為  
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澁。然持  
正守初。其狀如。壯。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  
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  
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筍。  
以之。人梁。發人筍。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  
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  
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  
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談言。我身尚不  
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乎。母于至親。當相  
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閼。淫渭至濁。

異。正義曰。禹貢云。淫屬渭。汭。註云。淫水渭水發源  
皆幾。二千里。然而淫小。渭大。屢於渭。而入於河。又引  
地理志云。淫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  
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淫水入渭也。此以淫濁  
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  
竝。而善惡別。故云。淫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淫也。  
淫水至。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淫比已。幾將述婦  
人之心。故先述淫水之意。淫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  
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  
濁。言人見。謂已淫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淫  
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淫水一。碩。其。泥  
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淫。是。也。此。已。絕。去。所。經。  
見。淫。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  
答曰。衛。在。東。河。淫。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淫  
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  
淫。而。自。比。已。志。邴。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  
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  
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六 及古

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魚至捕魚。正義曰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傳梁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孤云在彼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鴛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不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註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鴛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註云鶴涉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周制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符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承之以符故云符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上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

今一作乃

泂一作樹

皆

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註云梁橫橋是也。母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令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母為禁辭。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太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云方泂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泳音詠泂音孚。何有何人勉求之。有謂富也人謂貧也。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亾乎吾其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亾求有為。

救

反于僞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  
 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之  
 家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匍蒲非反一  
音就其至救之。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  
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  
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  
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  
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  
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  
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  
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  
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  
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凶禍為小異。舟舩。  
正義曰用者古名也今名舩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舩

與  
也補  
 鄭驕也王肅養

虛註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  
 名曰虛總名皆曰舟。傳有謂富曰謂貧。正義曰  
以有謂有財故云富。凶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  
皆勉力求之。有求多凶求有。正義曰以有無  
謂於一物之上。有求多凶求有。正義曰以有無  
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凶故易傳。匍匐言  
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生民  
云誣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  
問喪註云匍匐猶顛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  
之狀其盡力顛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  
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  
**不我能惱反以我為讎**  
傳惱  
養也。惱音許六反毛與也說文起  
也樂音洛惡鳥路反下皆同  
**既阻我德費用不售**  
傳  
阻難也。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

我

之觀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也。賈音古市。難乃且反。下難卻同。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賈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本亦作詢居六反覆芳服反。註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憊直吏反。賈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螫失石反。婦人不我至于毒。毛以為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讐乎既不被恩遇又為善不報故言既難卻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

興據前則疑是與

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觀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愔當例之云不能愔我。鄭唯不我能愔為異。傳愔養愔愔至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愔養孫毓引傳云愔與非也爾雅不訓愔為愔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惡。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釋詰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電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是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傳旨美。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也聚

御禦也。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本亦

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

窮。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

我如旨蓄有洗有漬既詒我肄。洗洗武也漬漬怒

也肄勞也。云詒遺也君子洗洗然漬漬然無溫潤

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洗音光漬

云漬漬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不念昔者

自反爾雅作勤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不念昔者

伊余來暨。暨息也。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

我始來之時安息我。暨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

伊維也

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  
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  
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  
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洗洗  
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  
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  
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  
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辭也。君子至旨蓄。正義  
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  
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  
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  
已又言已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為  
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肆勞。正義曰  
釋詁文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為

何一作胡

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

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

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

○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彼狄所逐而云寄者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

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

**式微胡不歸**

**式微**

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者君何不歸乎禁君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為今

**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微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式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

三寺宛

卷之二

及古閣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傳衛康

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

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毛丘音

謂者  
豨下同

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莖云莖丘也亡  
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莖字亦云莖丘亡付反又  
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傳旄丘四章章四  
為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傳句至於衛○正  
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  
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

因一作曰

修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修方  
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  
衛而作此詩也狄者非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  
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  
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  
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  
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  
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  
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傳注云凡長皆因  
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因  
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  
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  
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  
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  
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  
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

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修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位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也若之使亦不使是責衛伯之意也

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左侯九伯是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爽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

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一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註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註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大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註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

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日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為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為伯為作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

延一作延釋同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施丘諸

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

闕也云土氣緩則葛生闕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

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延以戰反又音延叔兮

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云叔伯字

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

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為開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為使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闕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誕闕。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闕也，謂葛節之間長闕，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上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闕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

興

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凡典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毛詩疏

卷之二

及五

疏 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言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德是自已情，故云必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

而  
有茸字

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蒙戎亂貌。  
按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若，而行下孟反，下同。叔  
兮伯兮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  
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狐裘至  
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  
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  
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官迎  
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  
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  
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  
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  
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  
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  
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註云：蓋玄

毛詩疏  
卷之二  
賦古詩

鷄一作鷄

之子

德

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裼之則言蓋  
 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  
 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  
 藻註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  
 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  
 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  
 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是瑱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瑱尾少好之貌  
 在衛之西也

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傳云衛之  
 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傳素果反流音留  
 本又作鷄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鷄鷄草  
 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熬反  
 下同長竹丈反愉傳叔兮伯兮裒如充耳傳裒盛服也  
 以朱反樂音洛

充耳盛飾也大夫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傳  
 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  
 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傳。衰本亦作裒由救  
 稱尺證反傳瑱兮至充耳。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  
 聾會工反傳諸臣言瑱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  
 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  
 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  
 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盛服汝有  
 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  
 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  
 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  
 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  
 伯兮汝顏色衰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  
 不納已故深責之。傳瑱尾至微弱。正義曰瑱者  
 少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少好之貌釋訓云瑱瑱小也

毛詩疏  
 卷之三  
 二五

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鷓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  
愉樂作

施丘四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

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

從水亦 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曰作

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

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鞀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鞀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甲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無禮註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昇鞀鞀翟闔寺者愚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正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

也若周官旄人舞者眾寡無數鞀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鞀鞀闔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伶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鐘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鐘成伶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岷嶓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千



羽一作舞

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

○為于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教國子弟以日中為

期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

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

○胥息徐反版音板舍音

同采音榮碩人侯侯公庭萬舞

碩人大德也侯

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侯疑矩反詩作扈

簡今至萬舞○毛以為言衛不用賢

扈云美貌有大德之人今大德之人今祭山川

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

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

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

大侯侯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

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

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

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不當用

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侯侯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

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

賢也○以于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

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

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益象湯之伐

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

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于戚與羽籥皆是故

用

毛詩疏

卷三十三

殷古

三言正  
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  
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  
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  
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于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  
之而樂師註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  
山川又不嗣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為之節文  
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  
也○簡釋至于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  
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為萬舞故為  
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  
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  
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于舞言于則有戚  
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  
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  
不得為萬也于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  
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  
羽籥註云于戈萬舞象武也羽籥舞象文也是于  
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

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  
翟也明此言于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  
于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于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  
以于羽為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為期○正義曰  
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  
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  
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  
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者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弟  
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  
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為期則樂謂一日之中非春  
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  
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福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  
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為四列使此  
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註云學士謂卿  
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  
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

毛詩疏  
卷三十四  
及古閣

則

入學者註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  
 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  
 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為大胥  
 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  
 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  
 皆與此同也○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  
 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  
 不訓此及考繁傳意類之當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  
 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  
 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之  
 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侯侯為容貌大也上亦  
 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  
 前上處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  
 成於遠也云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

赫如虛格反屋於  
 甫反厚也赫音者  
 丹也有昇如寐反與  
 也輝字亦輝喧願  
 反劉昌宗音運甲  
 吏之賤者胞步交  
 反肉吏之賤者翟

○轡悲位反組  
 音祖任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六孔翟翟  
 羽也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註禮云三  
 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  
**如渥赭公言錫爵**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  
 翟闡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云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  
 用之散受五升有力至錫爵○正義曰言碩人既  
 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  
 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之執轡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  
 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能治眾施  
 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

寺流

卷之三

校古閣

樂吏之賤者閹音  
昏守門之賤者一敬  
素但反酒爵也容  
五升厚傳音付補  
定本御字疑當禦

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  
簫右手乘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  
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  
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織  
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  
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  
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  
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  
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  
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  
轡如組以爲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  
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  
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人堪爲王臣言有  
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空但爲  
御矣○傳簫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  
之產郭璞曰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  
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簫如笛三孔此傳

註

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  
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  
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  
羽謹案詩云右手乘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  
羽舞也○傳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簫雖吹器舞時  
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簫舞笙鼓公  
羊傳曰簫者何簫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  
舞今又說其簫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  
藝又能爲此簫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  
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  
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  
南山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  
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  
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  
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界輝胞翟關寺者惠下之道皆  
祭統文彼又云界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界於下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  
者關者守門之賤者註云輝周禮作鞞蓋謂磔皮革  
毛詩疏  
卷三三六  
吸右閣

之言... 之官周禮韠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  
韠爲甲吏也胞卽周禮庖人故註云庖之言苞也裹  
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  
韠人周禮韠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闈人王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  
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  
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史故於祭未乃見賜也  
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  
之不得旣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  
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山  
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有榛隰有苓**  
**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  
**箋**云榛也

苓也生各得其所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榛本亦作  
秦同側巾反  
云我誰思乎  
本草云其草  
子可食苓音零

息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與音預  
或如字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傳**乃宜在王室  
**箋**云彼美人

謂碩人也  
**疏**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  
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旣不  
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若得  
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  
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  
**傳**榛  
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  
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榛蓋一木也釋草云  
藹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藹今其草是也蔓延生葉似  
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藹似地黃  
**傳**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美人謂周  
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傳曰乃宜在  
人謂宜爲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  
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爲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

時得

註

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

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

泉水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

之世宣父莊見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

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

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

○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此衛女思歸雖非禮

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恩

出下一有發字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悲然流也淇水

名也。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悲

反韓詩作祕說文作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云懷至

日上一有一字

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

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

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云聊且畧之辭諸姬者

未嫁之女我且欲畧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

親之恩也。○變力轉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

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然

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

思下一有至字

故

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  
○鄭唯以聊為且欲畧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泉水  
始出崑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崑  
然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  
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已也○**箋**懷至至伯姊  
○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宐復為思故以  
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傳**  
聊且至之思○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畧之辭  
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  
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  
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  
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畧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  
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  
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  
也  
**出宿于洹飲餞于禰****傳**洹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洹禰者所

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息宿餞○洹子禮反餞音踐  
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徐又才箭反送行飲

**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  
坻音同輶蒲末反道祭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父之  
反注同

姊妹稱姑先生曰姊**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  
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

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  
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  
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  
為觀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  
也○**傳**洹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輶舍輶即

止

輶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  
 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  
 記曰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註云祖始也  
 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  
 輶為行始詩傳曰輶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  
 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  
 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  
 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  
 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  
 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  
 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除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輶  
 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  
 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  
 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  
 外也以輶者輶壞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  
 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酒脯而已夫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輶  
 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輶

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  
 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輶即云遂驅之故知  
 禮畢乘車轅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  
 行舍於郊故知轅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  
 出國則釋輶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  
 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  
 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  
 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  
 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  
 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  
 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壞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  
 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夫  
 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  
 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  
 以其為犯輶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  
 名也皆先輶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  
 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

三寺流

卷三十一

及古蜀



由

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沛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亦在郊也于沛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言彌思餞焉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沛彌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沛彌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干所適國郊○  
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蠶棘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申遠親親而望歸寧蠶棘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  
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

則之

佳

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  
尊姑○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傳云于言

猶沛彌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傳脂牽

其車以還我行也傳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

以歸傳○牽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

害傳遙疾臻至瑕遠也傳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

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傳

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  
孟反差初懈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  
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  
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  
管之灑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  
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  
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灑故說彤管以有灑由女  
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灑  
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灑也○**傳**既有至人君  
○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  
遺我以古人之灑即貽我彤管也○**傳**古者至成灑  
○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  
女史之灑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  
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  
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灑也女史若有  
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  
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  
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

德

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  
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  
娠即宐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  
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  
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而著於  
右手金環不言著畧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  
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灑也此是女史之灑  
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灑使妃妾得美也  
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  
○**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  
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  
○**傳**說憚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  
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宐為書  
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  
**莫洵美且異**  
**傳**牧田官也美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莫  
取其有始有終  
**傳**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

供当作共

法上一右以字

歸美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

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美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

共音恭窈鳥子反窈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非為徒了反處昌慮反

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云遺我者

遺我以賢妃也○為于偽反注同或如宰為詩人既愛靜女而

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

我以茅美信美好而且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

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

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

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

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形管之灋故欲

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遇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

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

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美茅至有終○正義曰傳

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者茅之始生木可供用

而本之於美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

也言始為美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

靜終為婦有灋則可以配人君○茅絮至人君○

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絮白之物信美而異

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眾女可以

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

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遺我至賢

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美欲人貽已以美女此

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

貽已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嬰之**

三詩流

卷之三三十三

及五男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

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上高曰臺

臺反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鳥路反

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此時彼妻蓋自齊

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

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

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絜

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禮

云新色鮮也瀾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

說文云水滿也汗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

求籛條不鮮○燕安婉順也籛條不能俯者

善也彼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

云鮮

彼也反得籛條不善謂宣公也籛條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

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

反籛音渠條音儲鮮斯踐

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言所娶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

瀾瀾之處而要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汗

反於河上作臺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

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彼乃今為所娶反

得行籛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

鄭唯不鮮為異○泚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

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

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籛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籛條而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而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籛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而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籛條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云籛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酒河水洿洿

也洿洿平地也○酒七罪反韓詩作漼漼音同云鮮貌洿每罪反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殄毛徒典反鄭殄絕也○正義曰釋詁文言改作腆吐典反

齊女反得籛條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

籛條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施不能仰者○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為于偽反

反

作上一有而字

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  
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即首章  
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

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

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

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

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

於賣反馱疾所吏反本或無馱字一本作迅疾願言

後

息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傳云

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疏二子至

毛以為二子伋壽爭相為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

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

鄭唯以願言息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二子

至不礙傳正義曰以序云息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

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

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

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

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

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口

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

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旌而先言白旌者或以白旌為  
 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為喻  
 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  
 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  
 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  
 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  
 形往影形可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思  
 見故言往也

**子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云瑕猶過也我  
 息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害毛如字鄭音二子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  
 曷何也遠于萬反○毛鄭別○我念至不去○正  
 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  
 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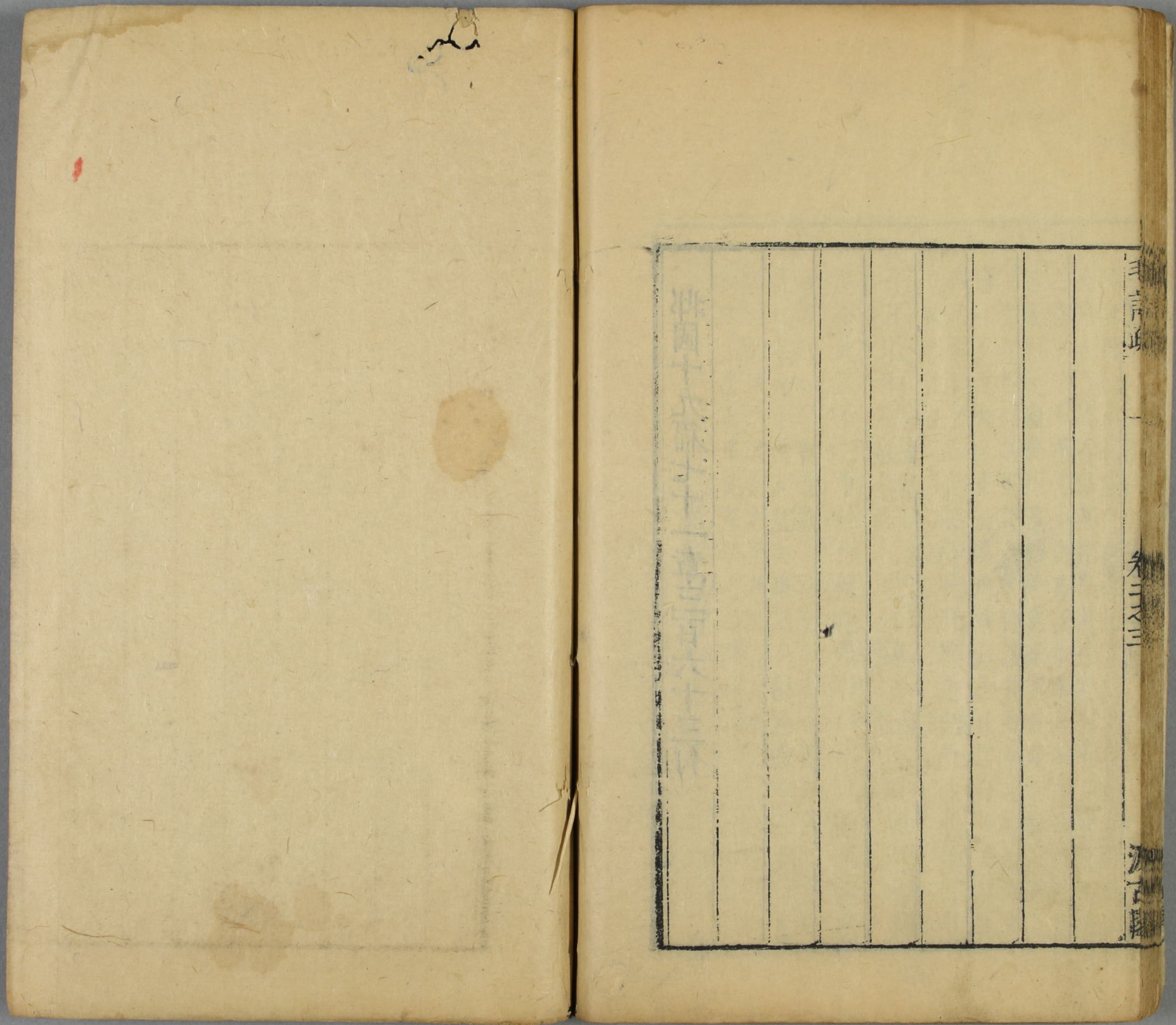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三寺能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三言

卷之三

三

三言

